

# 中国最佳

#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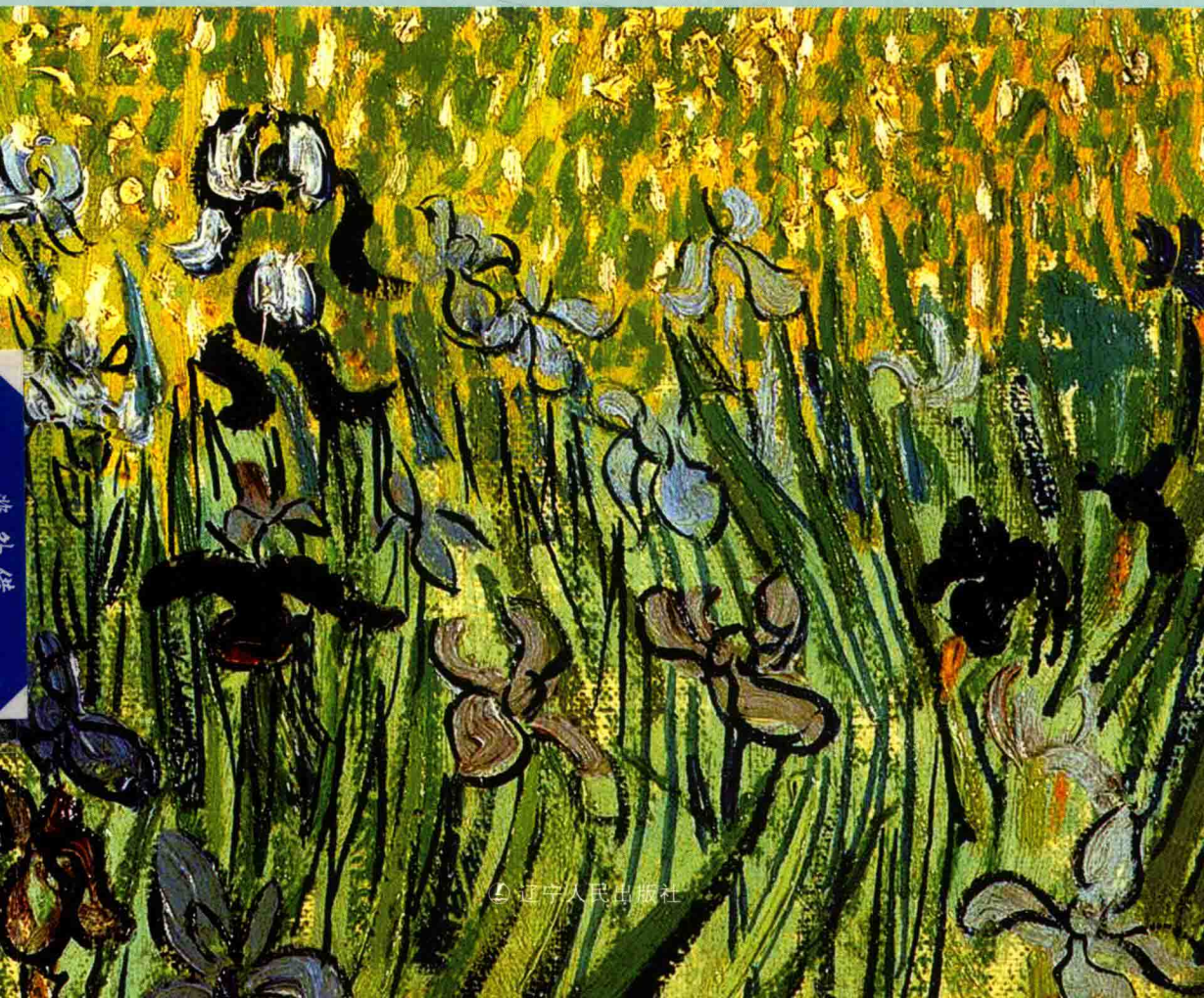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林建法 林 源

# 2018

太 阳 鸟 文 学 年 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21<sup>th</sup>  
1998-2018

太阳鸟文学年选

2018  
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林建法

林 源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建法 林源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2018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 林建法, 林源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9504-8

I. ①2… II. ①林… ②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387 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5

字 数: 246 千字

出版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 丹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赵 晓

书 号: ISBN 978-7-205-09504-8

---

定 价: 55.00 元

#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 侃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 短篇小说的灵韵

金 理

当电视广告点缀以诗歌，当微信朋友圈各类段子转发沸反盈天，当形形色色的公号、APP顶着“非虚构”的名头推送好看的故事；此前关于“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已死”的焦虑终于缓释，幻化为满腔乐观：文学的触角借助不断升级的新媒介，已然跃出纯文学的樊篱，伸向各个社会角落。我个人的态度并不如此：在纯文学的哀悼声四起时我对其依然保有信心，但在“处处有文学”的乐观中我却觉得必须警惕。今天文学的泛化乃至膨胀，可能比文学的边缘化更危险、更具迷惑性：这到底是文学因越界而活力焕发，抑或被消费主义釜底抽薪后改头换面再登场？在生活中各类泛化的文学样态中，在文学期刊推举的好看的现实主义中，文学的超越性、精神性和先锋性恰恰是缺位的。

好看现实主义往往会沦为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就像詹姆斯·伍德批评汤姆·沃尔夫的“肤浅”：“沃尔夫的文章读起来与其说像他被美国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失败刺激，不如说像被美国电影中现实主义的成功激怒。我们从他完全是电影化的解决办法中推断出这点：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好看现实主义满足于将来自生活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就连反面人物也是类型化的，“就连他的缺点也让人觉得没趣，因为恰恰都是大家期望那样气势汹汹的人该具有的缺点”。总之，好看现实主义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舒服滑行，

牺牲了“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sup>①</sup>。

在今天各种虚构文体中，对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进行持久抵抗的，应该是短篇小说，抵抗的力量来自其文类“质的规定性”。在围炉讲古的时代，故事不必冗长，否则影响人们第二天的早起劳作，但在有限的篇幅内，还是得有闪展腾挪的风趣，否则如何吸引听众？除此之外，那一簇簇闪烁的火光，必然为短篇的雏形置入了神秘的灵韵。这灵韵不绝如缕地延续到今天，内在地决定了短篇小说的质地。这种文类具备现实的骨架，但绝不匍匐在大地上，而是贴地飞翔，当大地和天空、日常和诗性、具体和抽象、物理和精神擦碰的那一瞬间，我们仿佛瞥见了自远古而来的火光闪烁。

在本年度的短篇年选中，双雪涛《女儿》、甫跃辉《夜眼》、盛可以《偶发艺术》等篇都弥散出短篇应当具备的灵韵。这其中的代表作品首推弋舟《如在水底，如在空气中》。两个中年男人、“生活中的受挫者”，去往山里践履历时十八年的承诺。十八年前，三人行中唯一的女孩子，“面对着那面湖泊，宣布道：‘十八年后，我要写一封信寄到这里！’”问题是，当年的那个女孩“考上北大”、又“举家迁往深圳”、再“移民加拿大”，于今音讯全无。这时，其中一个男人——他正经历丧妻之痛——问道：“汪泉现在会在哪里呢？”而另一位的答案是：“这还用说吗，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方。”——读到这里，如受电击。想起詹姆斯·伍德的一个说法，“带着电”的细节。《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幕，皮埃尔被法军俘虏，即将面临被枪毙，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瘦削男孩，被蒙着眼睛，但是就在行刑前，“他整了整后脑勺的结，让它稍微舒服一点”。这个带电的细节击中了詹姆斯·伍德，好像是被“闪电点着了一样”，他感兴趣于“托尔斯泰这位决定论者”对这个看似“诡秘无意义”的动作所设定的意图：男孩在临死前去拨弄眼罩，“是在行使自由的最甜蜜犒赏呢，还是在对那个不舒服的结做出无奈的反应？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另一个人的绝对个人中心，必然给了自负的皮埃尔以启示。在这段经历之后，他对他人之间差异性的感知开始增强。那位男孩调整了他的蒙眼布然后死了；皮埃尔，形象地说，调

---

<sup>①</sup> 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李小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217—222页。

整了蒙住自己眼睛的东西然后活了下去”<sup>①</sup>。我在学生时代，有一晚从自习教室走出，抬头望着夜空暗淡无星，发了句感慨：“连星星都没有。”同学随口就说：“星星一直都在，只是你看不见罢了。”——这句话和“她当然会在给我们写信的地方”一样，具备带电属性：从物理层面来说，指证着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如果再上一层，就通向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种明暗交界正是弋舟特有的美学风格。弋舟对物理人情有近乎实证式的体察，但更难得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把握能力，这种能力在作品中往往依附于某一物品、物象，比如《随园》中如禅偈般的那句“执黑”，以及《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那枚“凉造新泉”和湖底圣光。这些物品、物象和小说中人物命运与情节走向隐隐相合，但又如“物自体”一般拒绝被阐释，拒绝接受诸如隐喻、象征般的条分缕析。它们既让你对世界的本质有目击道存般的了悟，但澄明之境刹那间又翻转为一片混沌；它们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外壳启开缝隙，当你自以为接近人性本真之际，又被再次拉向幽暗之域。

在小说最后，两个男人不顾警告先后潜入湖底，也许是为了打捞邮包，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湖底圣光的召唤，它不能实体化，而昭示着一种纯粹的、非经验的精神向度：它指引人们去冒险和犯禁，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哪怕被荆棘刺得遍体鳞伤，“皮肉撕裂的一场肉搏之后，在那深水之中，‘我’竟然‘向着虚空打捞了一把’而抓住了那枚‘凉造新泉’。——他终于是自渡渡人的。从那样苍茫无边的哀感中（凭借这‘希望’）落在了生活本身。尽管，这些少数者依然看得见自己生命中巨大的阴影”<sup>②</sup>。

本集年选当中有不少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故事”，比如阎连科《道长》、范小青《变脸》、麦家《双黄蛋》、陈应松《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程绍国《人们来来往往》等。我理解的中国故事，并非是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直接搬进小说，堆砌这些所谓的“中国特色”很可能沦为东方主义式的展演。中国故事理当诞生于中国现实的土壤，它思考问题的逻辑与历史和当下的中国完全扭结在一起。我这里的意思不是题材决定论，而是中国故事必须在和中国的历史处

① 詹姆斯·伍德：《私货》，冯晓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84、185页。

② 张春燕：《思想者的“深潜”与“漩涡”——弋舟〈丁酉故事集〉的“深水”写作》，中国作家网，2018年9月5日。

境、现实血肉和读者关切的持续互动中来产生。而这一切的关键落实到短篇小说，就是能否写出具有能动性的中国人。

刘庆邦在矿工题材领域深耕多年，《班中餐》是其新作。说实话，一般读者对矿工的形象和生活有着格式化的想象，他们在井下、在窑里挥汗如雨地劳作，甘冒生命危险，甚至在死后成为资本与权力的扯皮游戏、无足轻重的牺牲品。这些当然是事实，无数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围绕着上述情节来展开。可是，在重复、格式化的表达中，文学就被规约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深入矿工们的精神处境。而刘庆邦这次提供给我们一个绝对非典型的矿工形象：范成书挖煤之余喜欢“瞎琢磨那些生硬的字眼儿”比如“能源”“热量”；他能够将煤形成的过程——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到地面和沼泽中堆积成黑色的腐殖质，到沉入地下，并在高温、高压、缺氧的情况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最终成型——向工友们娓娓道来；他在进家门时会张开臂膀以拥抱的方式向妻子致谢……总之，这位矿工有着开阔的知识视野和细腻的精神世界。读到范成书以一连串化学、物理学甚至不乏哲学意味的词向工友们解释煤的形成过程，我忽然想起现代文学史上同样写过矿工题材的路翎。当年有人指责路翎笔下的劳动者“缺少土语”，“衣服是工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路翎自我辩护道：“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sup>①</sup>在路翎看来，劳动者“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的知识语言”，这是对精神奴役创伤的反抗；而作家借此发现劳动者内心世界的波澜汹涌，发现人物鲜活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生活逻辑，恰恰撬开了滞重的现实与身份外壳。

《班中餐》的主要情节是范成书讲究吃饭（“既要色香味俱佳，还要富有营养”，“有了足够的热量，人的身体这台机器才能发动”），因为工友一次拿错饭盒，范成书夫妇就想方设法为工友改善伙食。巧妙的是，本篇的核心情节似乎也与对某种创作风气的反拨关联在一起，比如下面这些话——“味道不是单一

<sup>①</sup>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82、283页。

性的东西，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只有把多种味道综合在一起，综合得恰到好处，才说得上味道好”“人在炒菜做饭的时候，难免会加入自己的呼吸和手气。呼吸、手气各异，做出的饭菜也百人百味，因人而异”——哪里只是在谈做饭烧菜呢？这里的“单一”和“综合”，完全可以翻译成黑格尔在讨论人的意义时，提及的“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的和有限的”；但是，人的意义并不只在上述“人格”的向度上被穷尽，“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sup>①</sup>人之为人，在于其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肉身性、社会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越出来的可能。通过一个非典型的矿工，刘庆邦要写出的正是人的“无限性”、“人的高贵处”。

20世纪初叶，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东京、上海两地各卖出二十册上下，“市场业绩”惨淡。鲁迅总结教训时说：“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比较而言，今天专心经营短篇小说的作家依然“很少”。中国文坛一些专家、普通读者似乎患有长度、体量焦虑症，他们似乎忘了中国人说的“以管窥天”、“纳须弥于芥子”；忘了卡尔维诺引据的希腊神话——柏尔修斯依靠“世界上最轻的物质——风和云”，来反抗美杜莎会把人变成坚硬石头的目光。在精粹短篇日渐稀缺的年代，我们理应向本卷年选的作者和编者致敬。

2018年11月29日

<sup>①</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45、46页。

001	序 短篇小说的灵韵	金 理
001	道 长	阎连科
008	班中餐	刘庆邦
020	变 脸	范小青
033	文学之路	残 雪
043	双黄蛋	麦 家
052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房 伟
081	放生记	朱 辉
093	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弋 舟
111	双鱼钥	王啸峰
130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	陈应松
146	剑 笈	邱华栋
167	偶发艺术	盛可以
189	夜 眼	甫跃辉
204	人们来来往往	程绍国
223	女 儿	双雪涛

# 道长

◎阎连科

多大的天都能装进瓶子里。

道长有媳妇。她带着孩子和女人的意暖来看他。

刚临冬，雪就先一步地到来了。满山的白，像人的虚空样。紫云观卧在雪林间，道长和他的徒弟寒在观房里，让人想到套盒，套盒最里窝着一户山人家。溪平岭的这地方，一年里的春夏秋，是游脚旺至的圣地儿，空气好，林木密，鸟虫的叫声比树叶还稠实。可时入冬季后，风狂了，人就息歇了，路闲得寂出叽叽声。加之到了走雪天，世界上连菩萨老子都不现身了，庙观就闲得比路还要闲，连往日隔三错五来找道长扎银针的边邻村人也不到至了。使得坐在上堂的道神吕洞宾，十天半月一炷香火都没有，落得个一身尘灰死在清寂里。缘于此，神座下的功德箱，也饿得前胸贴后背，箱腰上裂开的木板缝，像从饥饿里逃跳出的肋骨般。

功德箱上的锁，锈成红黄色，等钥匙如望夫山上等着男人归来的怨妇样。

道长睡在堂前西侧的观厢里，山柴好，炕火热到前夜睡不着，来日上午又不醒。临午醒转过来后，媳妇、孩子已经至观大半天，将观院的积雪扫掉了，把神身的浮灰扫掉了。还把道长不算太脏的袍子在洗衣机里转洗着。是洗衣机的叫声把道长唤醒的。推开门，揉着眼，道长看见媳妇像看见了耳光样，她火等冰地立在院央里，正和徒弟玄明在院里烤野火。孩子骑在观堂吕洞宾的脖子上，高高扬扬唤：

“驾——驾！”

和媳妇望一眼，道长问：“你怎么来了？”

媳妇说：“想来就来了。”

把孩子从神的头上呵斥下，让玄明去烧中午饭，并托嘱他把挂在观檐的腊肉炒一炒，一家三口就往西厢观屋走来了。屋不大，倒干净，地上除了道长的布鞋、拖鞋和睡落在地上的枕巾外，也就是几枝劈柴、草纸和卷着书角的《道

德经》。媳妇来了，道长和神一样很快就让地上索利了。将被褥收在墙柜里，又到外面给炕灶喂了火，炕就渐次暖起来，如神抚摸了信徒的灵心和身子。道长媳妇年龄三十几，住在山下的街镇上，脸上的濡亮很像这个时候的光，尖红色，扎人眼，头发也黑到刺人目，加之穿了艳黄色的羽绒袄，整个人，就像不会画画的人画的水彩画，倒在没有章法中越发跳脱夺目了。道长已过四十岁，穿了道人在冬季最常穿的黑棉袄、土棉裤、灰棉靴，显得有些脏，像被无神论的人羞辱了一番样。可因为他是神，必须原谅羞辱他的人，于是脸上就僵着一层笑，使那笑如遮住一室污杂的窗帘布。

孩子在炕上剥吃敬过神的花生和瓜子。他们俩，一个坐在炕沿上，一个坐在凳椅上，中间设了小桌子。桌上有紫砂壶和没有水的紫砂杯。就那么相对坐着，此彼相望着，让从窗玻璃透过来的光，落在屋里披在他们身上。

屋里暖起来，谁都不说话。

身子暖起来，谁都不说话。

媳妇忽然把道长的手给拉过来，握在自己手里边，眼里放着烧红铁的光。道长任她握。手在她的手里还用指甲把她的手心刮了刮。媳妇掉泪了，脸上烧铁的红色成了寡黄色，额上竟还有一层薄汗濡润着。道长望着门口那方向，目光有一半分在媳妇的脸上和身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一下，把手从媳妇手里抽出来，让目光去往窗台那边了。

窗台上有一个新摆上去的镜框儿。镜框儿里面是奖状。道长盯着那奖状看一会儿，媳妇也扭头盯着看，还很喜惊地“哦”一下。“哦”完了，脸上灿然出发现怀孕时的喜黄色。道长在那喜黄里，去那镜后摸出一把钥匙塞到媳妇手里边。

媳妇看看那钥匙，出去一会儿重又走回来：

“锁该换了，半天打不开。”

把钥匙放在桌角上，将一大把的碎钱丢在桌央里，像牡丹花开样，五十的，二十的，还有十元、五元和一元、二元、毛角的纸币和硬币；也还有三张大额的百元钞票夹在那中间，如花冠中最大的几瓣花片儿。就开始坐下清整那些钱。所有的钱都是折皱着，还有的被揉成污团儿。冬雪的冷潮结在纸币上，经了屋里的暖，结潮化软了，绵下来，开始有浅灰的霉味从那钱上散开来，宛

若春天来时一山野的木腐香。

阳光好，金成璀璨黄，隔着窗玻璃望过去，像火光注在眼睛上。媳妇在光里砌整着钱。把百元的展平砌成一叠儿，将五十元的展平砌在百元上，然后再去钱堆里挑拣二十元的票，让人想到秋后的乡媳在席上、筐里捡粮食。孩子五岁半，能识许多字，也从炕上跳下为钱作劳着，把一元的叠在一块儿，把二元的摆在一块儿，还在嘴里数着“一、二、三”，童音的节奏很像咏唱圣诗里的歌。

道长从屋里出来了。

媳妇不来时，香火旺季间，道长也常和徒弟在夕阳里闭上观门和媳妇那样摆整功德箱里的钱。可后来，他成紫云观的正式道长了，整清钱的事儿就都由徒弟去做了。不是懒，是警觉——醒自是道长就应该圣一些，关于钱的事，应该让徒弟从他身上嗅出一股淡远味。现在媳妇和孩子在清整那些功德钱，他就更应该出来距那远一些。距那远，自然也就离神近了些。为了离神近一些，他立在观院央中里，望着六层石台上的观堂门，和门里的道神像，看那门漆旧落了，木刻的道言对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为无无为有有无无有”也该上漆了；还有吕洞宾的像，不知为何他总是续续念念想，有一天化缘或者求政府赐恩一笔钱，把吕洞宾的泥像请出去，塑一尊老子的镀金木像或大理石雕刻敬在那。这样想，又觉得愧对吕洞宾，毕竟也是八仙里的要人呢。像吃了人家还要毁了人家的负恩罪贼样，想着道长把头勾下来，将目光从升上的观堂转降到观门外的岭道上。

道那边，停着道长的棕色小轿车。车这边，正有一个老婆儿走过去，她是寒瘸膝，在雪地上—瘸一拐走，每一步都要倒下去，每一步也都没有倒下去。入冬的大雪结在不足丈量的路道上，上坡倒还好，下坡时，脚一滑，人就滚到路边沟里了。滚下也就没命了，至多在世上留下一处尖叫声。从观院朝着观外看，因着要下七八级的阶台才到那路上，由此道长在看院望那婆婆时，像菩萨在云里看那为她上香的人，像老子端立在绝顶看那在山脚找寻他的人。心里恻隐了，知道她是去观那边更小的只有一间房的庙里为菩萨上香去，道长还是从观院走出来，下到最后一级阶台上，追着她的寒影唤：

“三婶——你过来，我给你的病腿扎扎针。”

老婆儿立下了，回身望了道长一会儿，用脆干卑视的声音道：

“我信的是菩萨，不是吕洞宾！”

又走了，一瘸接一拐，像用力跳在雪路上的冬蚱蜢。

就在那阶台沿上木立着，有炒腊肉的烟香飘过来。山下满沟壑的白雪上，刺蓬着一片片黑枯的树枝和青冰条。立一会儿，道长又蹬着阶台回观了。面前的腊肉香，一丝丝在午阳里呈着暗红色，柔丝绒线般。他跟着腊肉香，到观东灶房兼为徒舍的道房看了看，又朝自己住的观西道房走去了。

媳妇和儿子已经把那碎钱整好了，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结成一户垒在一起。其余二十、十元、五元和更卑微的按身价结为一户垒在一块儿。码价大的在下面，码价小的在上面；最顶上的是角票和硬币。道长进来望着那两户钱，像望着高一矮、一塌一立的两柱道塔样。

媳妇正拿着一张百元票，给孩子讲教历史和故事，见道长的影子倒在钱桌上，扭过头像说天气好样道：

“一共六百多。”

道长说：

“接济一点给三婶吧，她到隔壁菩萨那里了。”

媳妇盯着道长看了一会儿：

“给多少？”

道长想了想：

“零的都给她。堆儿大，好看些。”

这时候，道士玄明在东观房里唤叫了，问炒腊肉是希望盐放多一点，还是盐放少一些；问蒸上的米饭应该熟了吧；要不要给小侄儿单独炒个菜。玄明将近二十岁，脸上有几粒春刺豆，像泡涨的种子埋在肥地里，黑棉的道帽把那豆种衬成青紫色，宛若那种子随时都会炸开生出芽萌来。他立在门口上，人在日影里，再往前边一步就能站在太阳下，可他就是不往前，只把自己镶在门框内，如那门框牵着他的手脚不让他出去样。头扬着，手在嘴上喇叭着，扯着嗓子唤，把他奋红的嗓音弄落一院子。可他还没唤完时，道长就从对面屋里出来了。媳妇也跟在道长后边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竖在院央里，道长脸上显出很不快的责怒来：

“我还没死哪，想要作法啊！”

玄明不生气，从门框里迈出身子后，笑着立在他面前，一直盯着他的衣服看，见师父衣服齐整，连一粒散扣都没有，又挪移目光盯着师娘的衣服看，看完了嬉皮嬉皮问：

“没啥事儿啊？”

道长朝徒弟身上踹一脚，三个人就都去东观屋里了。一块儿炒菜，蒸饭，揭锅，洗盘子，盛米饭。转眼就是四样菜，又大碗、小碗装了米饭，拿了酒杯，朝西观屋里走。西观屋里光阳好，炕又暖，他们总是在东边屋里做炒端到西观屋里吃。可这次，端到西观屋里时，景况不再一样了。出了一点节外的事。原来小桌上放的两沓钱少了一沓，桌上像塌了半壁江山样，靠门口这边的半面桌，空得如一丝薄云都没积存下的天一样。丢的那一沓，是矮矮塌塌的五十和百元票。留着的，是那一柱高的、多的二十元、十元、五元和二元、一元及角票、硬币塔，且道长的儿子还把那十几个硬币由大到小，积木一样垒在那沓纸币正央里，齐高高地竖起来，使那沓由大到小的纸币为座基，座基上竖着翻倍缩小的银光硬币塔。他为能把这币塔竖起而高兴，见父母和道叔端着饭菜进来了，还一脸笑地指着币塔说：

“看看，看看——我摆的！”

母亲问：“那钱哪？”

“给了三奶啦。”儿子兴奋着，“刚儿我出去，看见三奶从门口过，我就回来拿去给了三奶啦。”然后母亲就当当啵啵把端的菜碗搁在桌子上，起身一耳光打在儿子后脑上，“谁让你给！谁让你给！”呵斥着，又一连声地抱怨道：“给也给这少的啊，谁让你把那五百给人家，把这一百多块留下来！”孩子就哭了。“哇”的一声如天顶炸了洞，一屋子泄满五岁的委屈和枉冤。“不是给的少的吗？”他哭着辩申着，“那一摞钱那么低，这一摞钱这么高，我不是把那低的、少的给了吗？”

道长媳妇无语了，立在桌边上，盯着儿子说的留下的一摞多的、高的碎票儿。纸币上的银塔倒下了，满地滚的都是一分、二分的钱，在透窗的日色里，如夜穹空顶闪的光。孩子的哭，也如星夜生的风，一野都是呜呜声。在那鸣声里，有人觉到凉爽有人觉到冷。还有的，觉到了在这鸣风里，墙像挡了风那样

余多着。

道士就那么余多不解地墙样竖在那，手里端着两碗白米饭。

道长忽然就笑了，从道士身边绕过去，先摸摸孩子的头，看着桌上的一桌碎钱笑得如开在冬阳里的菊花般。“你做得对，做得好！”不知是为了哄孩子，还是真的那样想，他大声笑着说，还用目光去试着瞟媳妇，像有了可以明证什么的目光要示给媳妇看。

媳妇就怒了，闭着嘴在地上跺了一下脚。

“他不是把张数少的送了出去吗？”道长说。

媳妇不说话，突然过去把孩子从道长怀里夺过来，然后冷着目光冰道长。

道长不笑了。

道长也用半冷的目光回冰媳妇一会儿，从鼻里哼一下，忽然转身将炕边柜的抽屉拉开来，拿出一沓百元票的人民币，数出十张后，又将手里剩下的几张重新放回抽屉内，将拉开的抽屉合关上，再转身，前走一小步，将那十张百元的钞票塞到媳妇怀里去，用风清韵寒的声音问：

“这是一千，够了吧？”

媳妇没有答，只是用耳光样的目光捆在道长的举止上。孩子也不再哭闹了，异惊讶讶地看着父亲和母亲。徒弟好像明白了什么事，轻轻把手里的米饭放在桌子上。“别吵……别吵。大冬天，大老远，好不容易见一面。”说完就退到西屋外面了，像真的发现自己在那多余样。屋里只还有道长一家人，静得能听到炕里因为柴尽的取暖声。有个在冬天必死的蚰蚰活在炕缝里，这时它出来爬到炕沿望了望，又事无相关地爬回炕缝了。太阳光，依旧尽力慷慨地照着桌子和砖炕。有一只苍蝇飞来落到炒腊肉的盘子上，饕饕得餐出细亮亮的响。孩子好像明白钱的大小多少了，把母亲怀里的十张百元票子拿起来，笑着朝母亲脸上伸，像他送出去了五百收回了一千样。

母亲把那一千接夺了。

她捏着那钱将目光从道长脸上收回来，绕着饭桌朝前走几步，主人样，过去把道长拉开过的抽屉重又拉开来，朝着抽屉里面死盯一会儿，又猛地把那抽屉推合上，朝后退两步，和道长面对面，逼着问了一句话：

“你今夜回家吗？”

道长说：“不。”

媳妇问：“为啥？”

道长说：“神不让。”

媳妇又盯着道长冰寒一会儿，将舌头在嘴里裹一下，突然把一口痰吐在道长脸上就走了。如一股风样从西观屋里吹出去，又从观院吹到观外边。道长一直站在那儿没有动，也没有去脸上擦那挂着垂流的一口痰，只是在那痰要从眼角流到嘴角时，他用手坝着痰，对着门外唤：

“玄明啊——开车下山把你师娘和侄儿送回去。”

又过了吃顿饭的工夫里，玄明回来了。他把车还停在观前的那块平地上，踏着阳夕爬上阶台入进观院里，看见师父不在西观屋，而在观堂的殿里端着半盆水，手里拿着一块毛巾布，正扒着吕洞宾的肩膀在给泥塑擦头，抹脸，洗身子，把吕洞宾身上的尘灰洗得一点都不剩，让他着金饰银的身子在西照过来的落日里，闪着刺眼的情彩和光芒。玄明就立在那神像和师父的身子下，仰头自语似的对着师父说：

“师娘真奇怪，路过那异教三婶家里时，她拐进去把那一千块钱也送给三婶了。”

师父就把那抹布僵在半空间，捂在吕洞宾的胸口上，想说什么话，又没说出来。玄明就还那么仰头望着师父的脸：

“师父，我家里人又给我介绍对象了，你说我回去见不见？”

“你见呀！”师父大喊道。

“听你的，”玄明笑着搓着脸上的“种子”说，“你让我见了我就见，你让我结婚我就结婚。你不让我结了，我就打光棍，一辈子就和神们结婚过日子。”

然后接过师父递下的半盆污水，换水去给道神净洗了。至观院正中央，玄明看见天上有云在头顶，闪着碎瓶玻璃似的光，亮白得如这一冬天的雪，又暖得和道房屋里的火炕样。

2017年12月23日北京

(原载《作家》2018年第3期)